

何银华 著

旅 踪

廣東旅遊出版社

旅

踪

广东旅游出版社

旅 踪

何银华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湛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湛江市赤坎康宁路 17 号)

787 × 940mm 32 开 6.25 印张 10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 - 80521 - 086 - 4

f · 22 定价: 9.90 元



作者简介

何银华,1944 年出生,1966 年大学毕业,1972 年入党。当过教师和军垦战士。1976 年进新闻界,历任编辑、记者、记者站长、文艺部主任、湛江日报副总编、湛江晚报总编。系湛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市记者协会副主席。1993 年获“湛江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出版著作有:《在雷州这片土地》(广东人民出版社)、《笔踪集》(花城出版社)、《南半岛枪声》(电视文学剧本,与何岩松合作,花城出版社)、主编《百花作品选》等、《旅踪》(广东旅游出版社)、《何银华文集》(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于美国纽约



→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安徽黄山



→ 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于昆明



↑ 一九九九年夏于雷州半岛龙门



近几年，或开会，或考察，或疗养，或采访，跑了一些地方，也记录了一些文字。今汇集成书，名曰《旅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踪，只是时间、空间范围不同而已。以身而论，人可谓永在旅途。因而，应视旅踪为人生一道风景线。可不？游罢一地，总会留下某些印象：在黄山，喊一声，山鸣谷应，这时会感到置身大自然怀抱的惬意；碇洲踏古，面对宋朝覆没的颓基败垣，又似从历史的废墟中跋涉归来……走千里路，读万卷书，浏览历史，回归自然，开阔视野，不亦乐乎！

保留“曾到此一游”的感觉是一种享受。出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

作者 2000 年仲夏于湛江日报



自序	
京华寻梦	1
在那狗不理的地方	
——天津掠影	7
飞越太平洋	
——访美随记之一	12
走进联合国	
——访美随记之二	15
乡情交响曲	
——访美随记之三	18
华盛顿印象	
——访美随记之四	21
参观一个农庄	
——访美随记之五	24
访洛杉矶时报	
——访美随记之六	27
去一趟墨西哥	
——访美随记之七	30
大漠扫描	
——访美随记之八	33
赌城写真	
——访美随记之九	36



阅览旧金山	
——访美随记之十	39
夏威夷奇观	
——访美随记之十一	42
东京四小时	
——访美随记之十二	45
登神农架	
——楚天纪游之一	48
访昭君故里	
——楚天纪游之二	53
端午前夕访秭归	
——楚天纪游之三	57
三峡不会告别	
——楚天纪游之四	62
韩国散记	67
情系澳门	76
旅港杂记	80
芒街走笔	86
春城花潮	
——云南行草之一	90
滇池戏鸥	
——云南行草之二	93



逛民族街	
——云南行草之三	96
在阿诗玛的故乡	
——云南行草之四	99
版纳的旅途	
——云南行草之五	102
初尝傣餐	
——云南行草之六	105
曼鸾典寨子	
——云南行草之七	108
投宿葫芦岛	
——云南行草之八	111
雷城访佛	114
神秘硃洲岛	119
故乡那条渠	124
回红湖	127
小城古巷	134
过琼州海峡	
——海南纪行之一	138
海口掠影	
——海南纪行之二	141



最热是三亚	
——海南纪行之三	144
重访琼岛	149
怪僧八大山人	
——江西走笔之一	155
写在滕王阁	
——江西走笔之二	158
鸭鸭共青城	
——江西走笔之三	161
巍巍井冈山	
——江西走笔之四	164
庐山初识	168
黄山候日出	171
桂林旅趣	176
百里画廊景千秋	
——漓江纪游	179
绿都南宁	
——桂南采风之一	184
花山崖壁画	
——桂南采风之二	187
歌圩	
——桂南采风之三	190

京 华 寻 梦



来到京城，谁不想登长城圆“好汉梦”？

伫立金水河畔，一阵历史烟云顿然从眼前飘过。我不想重温那一段已被否定的历史，我只是在寻找那些梦一般依稀的记忆。

三十一年前的一九六六年，我刚大学毕业，“文革”风烟四起。作为红卫兵的一员，我曾两度跻身天安门前，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小将一

起，接受红太阳的检阅。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如今已是两鬓飞霜。往事就像昨天。放眼广场，放眼长安街，放眼天安门城楼，风雨岁月又在脑间过着电影：毛主席频频挥手致意；周总理通过麦克风有序地指挥着广场上的队伍……为一睹领袖的光辉形象，

“小将”们都发狂般地挤呀涌呀。我随着人潮，终于挤到了金水桥畔的第二道栏杆边，真切地看到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自此，人生便有了一份最大的幸福，便有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三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仔细辨认当年站立的位置，整装在金水桥畔二道栏边留了影，给人生记录下另一段历史镜头。今次进京城，本计划瞻仰纪念堂的。但不知怎的，一下子又放弃了。纪念堂就在眼前，十分庄严肃穆，我始终没有挪步。我要在我心中永远珍藏着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永远立着一座不朽的丰碑。因为我已经见到了生前的毛主席。

想当年，借助于一个机会——“革命大串联”，我上京来了。身无分文，就凭着一枚校徽和红袖章，居然可以畅游大江南北，免费乘车，免费食宿，免费游览名胜古迹，处处受到热情接待，处处都把我们看成“毛主席的客人”。那时，人们都把能见到毛主席，看成一生最大的幸

福。于是，串联的队伍像潮水般涌进了首都。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共8次接见红卫兵。我属第三批和第七批的，时间分别是9月15日和11月26日。

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化着。反映在视觉上，长安街变窄了，天安门广场变窄了。往日广场平展开阔，一人占一个砖位，容得下百万雄师。如今，建筑物、车道栏杆，纵横其间，已失去了壮阔的感觉。人类在构筑着新的文明，这是历史的进步。

当年两次赴京，记得第一次是住在北京地质学院。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后，参观了中国人民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看到了徐廷泽弃暗投明的那架斑鱼似的飞机。人民大会堂、紫禁城不开放，只在周围兜了一圈。北方的窝窝头吃不惯，天天跑到王府井的那家广东饭店就餐，菜好坏无所谓，关键是吃上一碗白米饭。赶不及时，就买国光苹果当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三天后就被安排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回到了广州。

第二次赴京，入住北营房小学。北京街头，到处是佩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为解决住地，大中小学停了课，居民也让出了房子。首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间很窄的杂物房，地上铺着一层芦苇杆之类的东西。每到就餐

时，大家就围着一个锅转，边啃着馒头，边舀着大锅里的碎肉拌苕菜。“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天天到大学去，去了北京大学，又去清华大学……摘抄了大量的大字报。大学时发着作家梦，来京便寻访了慕名已久的中国作家协会。它座落在一条胡同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中国作协，竟是一间非常普通的四合院。院内荒草萋萋，大字报随风飘零，门口还贴着一副“庙小阴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当时，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没有游太多的地方，只是进了一下颐和园的大门。时值初冬，湖面结了一层薄冰。我随手拾起一块小石头，好奇地扔向湖面，发出了打破玻璃般的声响。为减轻首都压力，我们不敢久留，于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来到了北京火车站。那天傍晚好冷，突然天空风云变幻，一派昏黄，接着纷纷扬扬飘下了雪。南方学生第一次见到雪，心头一下子热了起来。心头热，身却冷。空旷的火车站广场，排列着一支支准备离京的队伍。广播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内容，号召各省市各线路的队伍向重庆方面学习，原地跑步，驱赶寒冷。车站广场顿时响起一片踏步的声音。好在我有一张毛毡，那是抗美援朝的军用品，出发前三叔送给我的。我们三人用它蒙起来，也跟着原地踏步……

说起第二次上京“串联”，故事多多，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身揣 30 元钱走天下，今天看来不可思议。那次“串联”历时一个多月，以广州为起点，先后跨越 14 个省份，涉足近 20 座城市。一路上，真记不清有多少带传奇色彩的遭遇。那段时间是“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高峰期，即使还没有旅游的习惯，“小将”们却各怀好奇心，有的到茫茫草原看蒙古包，有的到天山脚下欣赏维吾尔族歌舞，有的去云南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当然，最神往的还是首都北京。通北京的路，条条都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负荷。满员 108 座的火车厢，竟挤着二三百人甚至三四百人，连厕所和行李架都坐满了人。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尤其进站后，窗门都封死了，车厢内的空气混浊得简直使人窒息。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忍受着，不时还爆出阵阵歌声。我最忘不了在重庆滞留的日子。雾大潮湿，衣服好几天干不了。本想弄船票过三峡到武汉，但不能如愿。改乘火车又没门路。那天我正患感冒在重庆大学打了针，参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下山后，累得要死。同伴们商议后，无论如何要护着我当晚离渝北上。大学生的斯文全掉开了，同伴们口咬着不是车票的“车票”，夹在旅客的人缝中蒙混进了站。我动作慢了点，被警卫发现，经求情并写

了简短检讨才过了关。进得月台，红卫兵简直都成了“铁道游击队”。上车验票很严，月台一面的车窗也已关死，于是纷纷钻车底到那边爬车。我仿效着，在同伴的协助下，一个鱼跃从车窗爬了进去。这是一节旅客硬卧车厢。为掩乘警耳目，我一会儿为旅客读报，一会儿帮妇女抱小孩，靠学雷锋做好事，顺利地过了一站又一站，终于又来到了北京……三十一年过去，往事是一场梦。

经历昨日那场史无前例的风雨，人们早已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历史成了一本教科书，让人们常常反思……

看今日京城，高楼林立，城区扩展，环城高速公路车流滚滚。共和国的心脏处处有改革的足迹，处处有开放的色彩。人民永远向往北京……

这次来京，补了一课——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圆了一回“好汉梦”。

1997.12.31

在那狗不理的地方

——天津掠影

31年前，“文革”串联时，我曾坐火车途经天津。仅是路过，又逢夜间，未留下任何记忆。这次参加全国晚报年会，在津小住数天，才算有点印象。

说天津，人们必说“狗不理”。据说以前有位乳名叫“狗子”的包点小老板，其制作的包子



南方人难见一场雪，留个影作纪念吧！